

南京首座公共民国建筑全面修缮完毕

原庚子赔款办公楼重披民国外衣

因为耗资巨大、动一砖一瓦方案都要经文物部门审定，南京的民国建筑整修进度一直不快。但记者近日获悉：作为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建筑，位于山西路的原庚子赔款办公楼已修缮完毕，成为第一座市民可以在路边观看的全面整修完的民国建筑。不过，这栋建筑早年因为出新不当差点“毁容”，本次整修外墙只能做成仿泰山面砖式样，才算给它换上了一件民国“外衣”。

大楼保留了老钢窗

记者昨天来到修缮现场，站在鼓楼区政府大门外一眼就看见这座显眼的大楼。底上是西式的两层砖墙小楼，顶上是中式的庑殿顶，这是民国建筑中最典型的“官式建筑”，和中山路上的励志社、南京博物院等一样，当年多用于民国政府的办公楼。

这座楼在民国建筑里也算意义非凡，因为它还承载了清政府时期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、逼签《辛丑条约》这一段屈辱历史。

楼内做工程扫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“今天就将接受文物部门的验收。”

据主持设计该建筑修缮方案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周琦介绍，屋顶的瓦都是先编好号，再一一揭下查看，发现需要更换其中的20%。再到宜兴的厂家按式样专门定制，然后按编号一一归原位。

记者发现，该建筑全面整修后仍保留了民国式样的老

原庚子赔款办公楼

正式名称为“中英庚款董事会旧址”，坐落于山西路124号，建于上世纪30年代，现为鼓楼区政府所在地，中英庚款董事会是专门负责办理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事宜的机构。



位于鼓楼区政府里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旧址 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钢窗，这在普遍用空调强调密闭性的今天已经很罕见。工程人员告诉记者：钢窗骨架基本都是老的，破损的玻璃换了新的，也能满足空调的密封要求。而钢窗上最具当年韵味的窗撑十分厚重，原来外面是绿漆，里面都是全铜。“这个是后来按式样仿的，因为老的真的无法使用了，但刷上漆就跟老的一样。”

当年建楼也“省钱”

这座庚子赔款办公楼学名为“中英庚款董事会旧址”，为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，中西合璧，简洁朴实。整体办公楼为两层中廊式建筑，但入口却带有西式风格。

其实这位大师级的建筑设计师的作品特色还不止于此。

周琦告诉记者：整修中发现整个建筑居然用了钢混楼板，外墙是砖墙，这些都是当时西式建筑的做法；但该建筑的顶却是一个大木顶。“木顶造价低，这样做可以节省成本，而且使得整个楼的荷载能

减轻。”可见当年虽然建楼的资金不缺，但仍节省。

那么木结构的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仍能使用吗？“我们看过了，白蚁不严重还能用。”周琦表示：此次特意采用轻型混凝土在琉璃瓦下进行了涂抹加固，涂抹后还能跟原来重量一样。

同时该建筑还特别增加了民国时期所没有的防震功能。主要是将原来墙内厚厚的抹灰扒掉，在里面砌一层混凝土，厚度也能保持跟原来差不多，不会使楼的使用面积变小，却使该楼“能抗7级地震”。

乱刷涂料差点“毁容”

记者在建筑内看到，所有的房间都用红褐色的墙围，里面的门是仿造民国式的式样，建筑的入口红色大木门却一看就是以前留下的。

“我们在外观上是最注意保留民国特色的。”周琦告诉记者：包括入口的干挂石材、外墙“面砖”都是如此。但该楼原来外墙并非“面砖”，

而是一种水刷石。为什么改贴面砖？

原来，在2000年前后曾对大楼进行粉刷。然而，现代油漆涂料是民国建筑的“克星”，它能使民国建筑短期内加速毁容。“水汽积在墙里能使墙体很快成片脱落，本来几十年都没怎么坏过的楼会在几年内迅速斑驳。”周琦告诉记者：幸好该楼成为南京最早得到整修的民国建筑，外墙还没完全坏掉，经过冲洗，该楼又重新用透气涂料做成仿泰山面砖状。“目前省人大的民国建筑采用的就是泰山面砖，这也是比较地道的民国建筑用料。”

据悉，该楼从今年3月开始全面整修，11月底基本结束了，今天文物部门将对它进行验收。这座庚子赔款办公楼比颐和路民国建筑群落中的建筑又多了内装修，市民可以看到的全面整修好的民国建筑仅此一座，它也将成为鼓楼区政府建筑群落里最具特色的一座。

快报记者 孙洁

记者发现，该建筑全面整修后仍保留了民国式样的老

全身是“鱼鳞”一碰就脱皮



自从出生之后，家在高淳桠溪农村的孙学文就被怪病困扰：身上的皮肤永远是干的，一碰就脱皮，再碰就会流血，身上到处破烂结痂。这种病叫鱼鳞病，小小年纪的孙学文被折磨得痛苦不堪。

昨天，记者见到了孙学文。他除了脸上稍光滑一点，头部、胳膊、腿上，都是一种病态的白色，上面癞癞结块，仔细一看，表面覆盖的都是皮屑，当奶奶杨天英为他卷起裤管时，腿上的皮屑就像麦片一样纷纷脱落！

看着孩子，爷爷孙火伢一脸心疼。孙老汉说，孙学文是他二儿子生的，从一出生就得了这种怪病，后来他们带孩子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诊断过，结果是鱼鳞病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皮肤病。

“自从发现了这种病，我们家就乱套了！”孙老汉说，孩子十分痛苦，皮肤不能碰，“碰了就掉皮，可是又痒，就这样抓来抓去，最后浑身没有一处好皮了！”

为了给孩子治病，孙学文的父母早就外出打工。孙老汉说，他们已经带着孩子跑过多家医院，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4万多元，可是医生每次都告诉他们，因为是先天性的，这种病非常顽固，很难治愈。

“每天早上给他穿衣服，床上都是一层皮屑啊！”奶奶心疼地说，自从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后，就由老两口照顾孙子。看到孙子被怪病折磨，老两口格外痛苦。她说，孙子很懂事，自从渐

渐长大后，知道了自己的病况，平常他躲着别人，尤其是夏天，身上还有腥臭味，孩子更不敢出去玩，生怕遭到别人的拒绝或者让别人感到害怕。

“有一次他还对我说，‘我的命长不了，爷爷奶奶不要操心’，当时说得家里人都哭了。”

爷爷孙火伢表示，虽然家庭很困难，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治疗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哪家医院能治好孙子的病。

快报记者 孙玉春
(图片由报料人提供)
(高先生报料奖 80 元)

擦破一块皮脖子粗一圈

8岁的小军(化名)脖子突然粗了起来，而且是越来越粗，经诊断，他得的是罕见的白念珠菌颈淋巴结炎，而这个病竟然是几个月前他被自行车“擦”掉一小块皮引起的。记者近日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真菌感染科了解到，有些病人就是因为一次自行车的碰撞或是一次臀部注射而痛苦不堪。

自行车擦出罕见淋巴结炎

小军从小就身体不错，很少生病，就连感冒也是偶尔。一天，小军的妈妈发现小军的脖子变粗了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随后，她带着小军来到当地医院治疗，诊断为结核性淋巴结炎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，脖子没有变小，对于小军这个奇怪的淋巴结炎，医生叹了口气，建议他到大医院寻找治疗方法。

接下来，小军来到南京，让小军妈妈郁闷的是，治疗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好转，脖子继续增大。到了后来，小军发起了低烧，这让小军妈妈越来越紧张。

在别人的建议下，小军妈妈带着小军来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，找到了真菌感染性专病门诊主任医师桑红。经过检查发现，在小军的双侧颈部、下颌密集着大小不等的无痛性肿块，肿块质地稍硬。经过淋巴组织真菌培养，结果显示，淋巴组织里有白念珠菌这种真菌，结合病理，小军患的是白念珠菌颈淋巴结炎，非常罕见。

追问其病史，发现小军在生病前一段时间和一辆自行车相撞。小军说，那天，他在路上玩耍，有个骑自行车的碰到了自己，当时，就是自行车把擦了一下脖子，擦掉了一小块皮，没有啥事情，也没有去医院，没几天就好了。

桑红说，这个真菌就是那个时候感染的，因为当时小军的免疫力稍微差点，皮肤屏障破坏后就很容易感染。

经过抗真菌治疗，现在小军的大脖子终于好了。

打针后，屁股烂了个大洞

她的烂屁股一烂就是好几年。一次臀部注射后，这个针眼就不断扩大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大坑。日前，她来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真菌感染性专病门诊求医才知道，自己这么多年的烂屁股原来是真菌感染。

王某39岁，3年前，她皮肤有些痒，于是到村卫生所打了一针，后来身上是不痒了，可是屁股上的针眼却肿了起来，开始还没有太在意，后来发现一坐下来就疼痛，她就到卫生所又进行了消炎，效果却不是很明显。接下来，屁股就开始烂了，她基本上都是强忍着痛苦在干农活。

屁股上的这个烂坑越来越大，从黄豆大到苹果大，发展到后来，王某已经无法行走，疼痛难忍。王某被家人带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，找到了真菌感染性专病门诊主任医师桑红。桑红发现，王某右侧屁股有个大坑，大量渗液，在大坑周围，有不少肿块。经过组织真菌培养，结果发现，王某患的是暗色丝孢霉病，非常罕见。而且王某的皮肤和皮下组织严重感染。经过抗真菌治疗，王某的烂屁股终于好了。

快报记者 安莹

怪病缠上花样童年

怪病缠上花样童年

全身是“鱼鳞”一碰就脱皮

自从出生之后，家在高淳桠溪农村的孙学文就被怪病困扰：

身上的皮肤永远是干的，一碰就脱皮，再碰就会流血，身上到处破烂结痂。这种病叫鱼鳞病，小小年纪的孙学文被折磨得痛苦不堪。

昨天，记者见到了孙学文。

他除了脸上稍光滑一点，头部、胳膊、腿上，都是一种病态的白色，上面癞癞结块，仔细一看，表面覆盖的都是皮屑，当奶奶杨天英为他卷起裤管时，腿上的皮屑就像麦片一样纷纷脱落！

看着孩子，爷爷孙火伢一脸心疼。

孙老汉说，孙学文是他二儿子生的，从一出生就得了这种怪病，后来他们带孩子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诊断过，结果是鱼鳞病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皮肤病。

“自从发现了这种病，我们家就乱套了！”孙老汉说，孩子十分痛苦，皮肤不能碰，“碰了就掉皮，可是又痒，就这样抓来抓去，最后浑身没有一处好皮了！”

为了给孩子治病，孙学文的父母早就外出打工。孙老汉说，他们已经带着孩子跑过多家医院，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4万多元，可是医生每次都告诉他们，因为是先天性的，这种病非常顽固，很难治愈。

“每天早上给他穿衣服，床上都是一层皮屑啊！”奶奶心疼地说，自从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后，就由老两口照顾孙子。看到孙子被怪病折磨，老两口格外痛苦。她说，孙子很懂事，自从渐

渐长大后，知道了自己的病况，平常他躲着别人，尤其是夏天，身上还有腥臭味，孩子更不敢出去玩，生怕遭到别人的拒绝或者让别人感到害怕。

“有一次他还对我说，‘我的命长不了，爷爷奶奶不要操心’，当时说得家里人都哭了。”

爷爷孙火伢表示，虽然家庭很困难，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治疗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哪家医院能治好孙子的病。

快报记者 孙玉春

(图片由报料人提供)

(高先生报料奖 80 元)